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(1999-2006)

Volume 1 新第一期 Article 24

10-1999

《句讀學論稿》(任遠)

Hung Kai LEE
hklee@ln.edu.hk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99

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

Recommended Citation
李雄溪 (1999)。句讀學論稿 (新書評介)。《嶺南學報》，新第一期，633-635。檢自: 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99/vol1/iss1/24

This 新書評介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(1999-2006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新書評介

《句讀學論稿》，任遠著。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。(2)+2+231+(1)頁。

《禮記》〈學記〉：「一年視離經辨志」。鄭玄注曰：「離經，斷句絕也」。可見句讀起源很早，而且是古時讀書人必須掌握的學問。近人有關句讀的論述，多散見於古代漢語的著作中，有系統地對句讀作全面研究的專書並不多見。因此，本書的面世，正好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缺。本書題為《句讀學論稿》，顧名思義，是要把句讀提升為一門獨立的學問，不再僅視之為古籍訓釋和古代漢語的附庸。在學科分工日細的今天，這不失為一種值得我們重視的創新意見。

本書的貢獻很多，要言之包括：

(一)確立句讀學的範圍。作者在「前言」中說：「句讀學包括兩個內容：一是句讀實踐，即斷句分析；二是句讀理論，是圍繞句讀展開的對句法、詞法的研究。二者研究的成果大都散見於古代的訓詁著作之中」。本書一方面整理和綜合了古人有關這方面的論述，另一方面給句讀學下了十分清晰的界定，建立起句讀學的研究脈絡。本書分為「通論篇」、「史論篇」兩部分，理論與實踐並重，在編排上很見匠心。「通論篇」又細分為「句讀標點之名義與符號」、「韻文句讀論」、「對文句讀論」、「變文句讀論」、「引文句讀論」、「重文句讀論」、「語助句讀論」、「專名句讀論」、「校勘句讀論」、「訓詁句讀論」等部分。古籍研究中涉句讀的問題，作者都全面標舉出來，並確立理論。這對古籍整理深具積極的意義。「史論篇」詳細地說明了句讀的起源及其發展，其中由漢代章句之學談起，再詳述劉勰(465-522)《文心雕龍》〈章句〉篇、陸德明(550-630)《經典釋文》、唐代義疏、朱熹(1130-1200)之論、程端禮(1271-1345)《批點經書凡例》、王引之(1766-1834)《經傳釋詞》、武億(1745-1799)《經讀考異》及《句讀敘述》、俞樾(1822-1906)《古書

疑義舉例》以及近人楊樹達(1885-1956)《古書句讀釋例》等著作中有關句讀的討論，這樣不但重建了句讀學的歷史，同時為有志從事句讀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書目。全書通過這兩部分，給讀者展示了一幅句讀學的鳥瞰圖。

(二)指出前人研究的不足。本書作為句讀學的專論，於前人對句讀的誤解，做了釐清的工作。例如「今有學者把句讀看成是今標點符號中的句號和逗號的分別，這是誤會」(頁3)、「最近有學者指出：『唐代李濟翁(按：李匡乂)《資暇集》說的「學識如何觀點書」，這「點書」根本不是指句讀標點，而是指字音。指出這個問題確有實際意義，以往在理解這句名言時忽略了字音這一方面的重要內容，應當糾正；但是，把這句話僅僅理解為點發字音，這是片面的』」(頁7)。作者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，都是經過深思的中肯之論。

(三)分析全面而深入。在具體的論述中，作者的分析鞭辟入裏，細大不捐。這可以從兩方面去說明。其一，在討論古人的句讀時能夠面面俱到，舉例來說，在「語助句讀論」一節中，作者指出句首句末語助詞起了標點的作用，又進一步指出「有些語助詞命之曰『句首』、『句末』，是就它的常見用法來說的，實際上它的用法並不限在『句首』或『句末』」(頁58)。此外，又說明「句首助詞和句末語助詞都有語助詞連用現象」(頁59)。再者，在一般的法則之外，作者不忘拈出例外，例如「也」、「矣」、「焉」、「爾」、「耳」等詞，作者認為「通常被看作表陳述語氣的句末語助詞，有時卻出現在疑問句末，若不注意這一點，是會錯標符號的」(頁63)。從以上例子可見作者論述的周詳，而更重要的是在每提出論點之後，作者復廣引例子來說明，因而增加了論點的可信性。其二，在評述古人著作時，作者在肯定它們在句讀學中的地位之餘，對它們的缺點，也一一指出，例如討論《經典釋文》的句讀訓釋時，指出陸氏因受六朝以來南學的影響，所以「《釋文》對於異讀的觀點是有偏見的」(頁121)。又指出武億的《經讀考異》「考證異讀，審定正誤，大多精當」(頁201)，但也有「誤解注文而生異讀」、「誤解經文而生異讀」(頁201-202)等欠審之處。作者評述前人的著作，態度是持正的。

本書唯一美中不足的，是在引用前人著作和原文時，有時沒有注明出處。作者處理引文前後並不一致，在本書的前半部分，引文的出處都在正文或注釋中交代。可惜作者沒有貫徹這種做法，例如引范文瀾(頁107)、朱季海(頁74)、楊樹達(頁102)等人的原文，就沒有說明它們分別出自范著《文心雕龍註》(北平：開明書店，1936年)、朱著《南齊書校議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年)、楊著《古書句讀釋例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4年)。這樣不便讀者翻檢原文，也無形中減低此書的可讀性。不過，瑕不掩瑜，本書於句讀學有篳路藍縷之功，於後學有津逮之效，實在值得向讀者推薦。

李雄溪
嶺南大學